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兵於南則易於蕩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禦如山雲討廣西蠻斬首二萬二百六十方瑛討貴州苗俘斬四萬餘陶魯破廣東賊斬二萬一千四百餘其他斬馘以千計者指不勝屈也至用兵於北自宣德以後瓦剌俺答小王子諸寇先後擾邊中國宿重兵以禦之僅僅自保間有戰勝亦無可紀如王越紅鹽池之捷禽斬三百五十威寧海之捷斬首四百三十餘石彪與楊信斬鬼力

赤生擒四十餘人斬五百餘論者俱以爲西北戰功第一彪又擊斬把禿王殺一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劉聚等擊阿羅出斬首一百六十朱永開荒山敗敵斬一百六級邊人亦以爲數十年所未有此皆當時所謂大捷者越彪至以之封侯伯他如郭登枹柁山之戰則二百餘級也姜輿昔水鋪之戰則百餘級也姜應熊破套寇則百四十級也安國偏頭關之戰則八十餘級也甚至仇鉞擊寇于萬全斬三級朱暉搗河套亦斬三級追寇慶陽斬十二級

以上俱見各本傳

較之黠鵠用兵何啻千伯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冊遷官秩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勦者皆良將北

拒者盡庸將也

明邊省攻剿兵數最多

明邊省凡有攻剿兵數最多蓋皆就近調用民兵土兵

故餉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樂中征安南用

兵八十萬

張綱傳

正統中征麓川用兵十五萬

王鏊傳

景泰中討

都勻苗也富架用兵八萬

劉瑾傳

成化中韓雍討大藤峽先

以兵十六萬破修仁荔浦賊巢

羅鑑傳

王越奏起兵搜套須

兵十五萬

趙鼎傳

宏治中閔珪討永安徭用兵六萬

王鏊傳

正德

中思恩府岑濬與田州岑猛相讐殺總督潘蕃討之用

兵十萬

張綱傳

嘉靖中岑猛謀亂總督姚鏌討之用兵八萬

是時欲征安南議用兵十三萬二千餘人

王鏊傳

元江土

今那鑑亂巡撫鮑象賢討之用兵七萬

鑑

吳桂芳令俞

大猷討翁源賊李亞元用兵十萬殷正茂令大猷討韋

銀豹用兵十四萬

與

曾省吾令劉顯討都掌蠻用兵十

四萬

劉顯

李錫討府江獠用兵六萬討古田獠用兵十萬

殷

正茂討藍一清用兵四萬

張嶺

討新寧恩平賊

以三萬人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史稱嶺南用

兵從未有以少勝多如此者

費

可見邊地用兵動以十

數萬計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許兵數且費亦不訾

則調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廢也元末已調苗帥楊完

者入內地剿寇明洪鍾之勦川賊調永順土兵陳金之

勦江西賊調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勦大藤峽張經之禦

倭殷正茂之征古田徭李化龍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無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調往朝鮮遼東萬里攻戰當時徵調既慣土兵皆習見以爲當然無敢有後期者而守仁之勦泃頭桶岡及擒宸濠則并不用土兵而專用民兵承平日久無復有征調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將駭怪而莫肯應命是又當於無事時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練以備調遣而前明民壯之例僉其丁者免其糧是兵志按季肄習以防不虞其法亦當講求於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內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監軍紀功御史等官從

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趙輔從韓雍討大藤

峽賊封武靖伯留鎮廣西已而蠻又入潯州巡按端宏

劾其妄言賊盡不罪輔無以示戒

輔傳

左都督劉聚鎮陝

西李羅滿都魯亂加思蘭等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

越反以捷聞紀功員外郎張謹劾之謂其報首功百五

十級實止十九級

聚傳

許寧鎮大同小王子入寇寧等戰

敗反以捷聞巡按程壽震發之

寧傳

廣寧失事巡撫陳瑤

反以捷聞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

明傳

洪鐘討川東賊不

能擊賊良民爲功巡按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其劾之

綸又奏鐘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

鐘傳

陳金

討王浩八聽其僞降得逸去紀功給事中黎奭劾之

金傳

亦不刺等入寇甘肅掠陷堡砦五十三處巡撫張翼鎮
守太監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發其奸文傳此皆見
於各列傳者用兵固當責成領兵官勿使人從旁掣其
手足然徒聽領兵者奏報其誰肯自言畏愞自言敗衄
勢必粉飾遷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從旁奏報則
諸將稍知儆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
伺察催督之法也

將帥家丁

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
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并力始
氣壯而敢進將旣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

家丁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背嵬軍之類固有明效卽
明史所載如景泰中楊洪家蒼頭得官者十六人成化
中王越多盪跳士爲腹心與寇搏戰數有功嘉靖中倭
寇海上詔故將何卿沈希儀率家衆赴蘇松軍卿馬永
爲將蓄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帝問將於李
馬時以永對且曰其家衆可用也永傳馬芳蓄健兒嘗令
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芳傳梁震蓄健兒五百人
鎮大同大同卒驕連殺巡撫總兵及震至衆憚其家衆
皆帖然不敢動震歿後健兒無所歸詔編之軍伍後將
猶得其力震傳萬歷中李成梁帥遼東收四方健兒給以
厚餼用爲軍鋒所至有功健兒中如李平胡李寧等後

皆至將帥

傳

遼事急詔廢將舊家丁者赴軍前立功

舊

寧遠軍變聞袁崇煥署時滿桂亦在城中諸叛卒憚桂

家卒勇猛不敢肆結隊而去

桂

天啟末寧遠告警詔廢

將侯世祿率家丁赴關聽

世祿

都司張神武用袁應泰薦

率親丁二百四十餘人馳至廣寧

神武

副總兵祁秉忠亦

以應泰薦率私丁守薊河

應泰

趙率教收復前屯亦率家

丁三十八人以往

家

寧遠之戰總兵金國鳳憤將士恒

怯率親丁數十出據北山力戰

鳳

崇禎中總兵侯良柱

戰死其子天錫疏請率父舊人自當一隊詔赴楊嗣昌

軍立功嗣昌奏天錫所將親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戰

天錫

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

復招練壯勇以爲家丁卽其所選用親兵亦多取韶美
便捷者以給使令一旦臨戎將無左右可倚之士旣縮
胸而不敢前兵無統率向前之將自畏怯而不敢進毋
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養壯丁豈易有此貲力惟有選
拔兵丁練以技勇結以恩信庶緩急尙有可恃古名將
如韓岳等既有背鬼軍吳璘亦以迭陣法教士伍成繼
先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爲急初官浙江
叅將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
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獨精又因地形制陣法一切戰
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後移鎮薊門又徵浙
兵三千來訓練薊兵初至陣於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

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

變譚綸

在浙亦重

練兵立束伍法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

一未久皆成精銳

綸傳

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尚書張鏊

請以劉顯爲指揮僉事專訓練

顯傳

顯亦爲當時名將所

至有功故知訓練有素則一兵得一兵之用卽不能蓄

家丁尙可藉此爲爪牙也

譚綸言三萬兵歲需餉五十四萬兩則是時每兵歲餉十六兩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景泰帝初惑黃竑之言廢英宗太子見深爲沂王立已

子見濟爲太子後太子薨未嘗不欲仍立沂王也六年

七月有給事中徐正請問言沂王當遷於所封地以絕

人望別選王子育之宮中上皇所居南城宜增高牆垣

十二
明史

伐去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帝大駭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衆遂謫之鐵嶺衛是帝固未肯聽小人之言也迨英宗復辟徐有貞輩誣王文于謙謀立外藩帝心事遂不白云事見廖莊傳世罕有論及者故特表出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憲宗好方技初卽位卽以道士孫道玉爲真人其後李孜省以符籙進官至禮部侍郎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珏亦皆以方術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尙寶者不可勝計每令中官傳旨一傳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王瑞疏所謂一日而數十人得

官一堂而數百人寄俸也是時攷省尤寵倖朝臣毀譽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繼曉以秘術進賜號通元翊教廣善國師其後西番僧割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端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割實巴鎖南堅參巴竹也失皆爲國師已而割實巴進封法王班卓兒藏卜封國師又封領占竹爲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慧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割失藏卜割失堅參乳奴班丹鎖南堅參法領占五人爲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亦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

出則金吾仗門導錦衣玉食者幾千人羽流加號真人
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
珪銀章而繼曉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無不允迨孝宗卽
位始盡汰傳奉官千百人又詔禮官議汰諸寺法王至
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爲禪
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
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可見成化中授
官之濫也後省下獄死前思等因成繼興棄市其後嘉靖中又有方技濫官之
稅政道士邵元節以禱祠有驗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
真疑元演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明天顯靈靈濟
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

帶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掃尋又賜闡教輔國王印進禮部尙書給一品服廕其孫啟南爲太常丞進少卿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進禮部尙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兼三孤者惟仲文一人而已尋又封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廕其子世同爲太常丞世恩爲尙寶丞婿吳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之屬亦皆以符呪燒鍊扶鸞之術競致榮顯甚至顧可學官浙江參議亦以煉秋石得幸超拜工禮二部尙書盛端明官副都

御史亦以通曉藥術拜工禮二部尚書朱隆禧官順天府丞亦以長生秘術加禮部侍郎

以上諸官皆食俸而不治事

則不惟方

士藉以干進卽士大夫亦以之希榮邀寵矣

皆後世傳

是嘉靖

時之優待方技較成化更甚其故何也蓋憲宗徒侈心好異兼留意房中秘術故所昵多而尙非誠心崇奉世宗則專求長生是以信之篤而護之深與漢武之寵文成欒大遂同一轍臣下有諫者必坐以重罪後遂從風而靡獻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龜靈芝仙桃者幾遍天下貽譏有識取笑後世皆貪生之一念中之也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成化中慈懿錢太后崩憲宗以生母周太后意不欲慈

懿祔葬英宗陵乃議別葬羣臣咸疏諫帝重違太后意皆不允給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爭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未得俞旨給事中毛宏倡言大小臣工當伏闕爭衆許諾有退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乃共伏哭文華門周太后亦心動竟得如禮魏元毛宏等傳世宗由藩邸入繼大統廷臣欲帝以孝宗爲父本生父興獻王爲皇叔父帝不許駁詰再三舉朝爭之疏不下皆洶洶會朝罷何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故事也修撰楊慎曰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羣臣於金水橋謂今日有不爭

者共擊之孟春等又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尙書金獻民等侍郎孟春等都御史王時中等寺卿汪舉等凡二十三人翰林則賈詠等二十二人給事中則張翀等二十一人御史則王時柯等三十一人諸郎官吏部則余寬等十二人戶部則黃待顯等三十六人禮部則余才等十二人兵部則陶鑑等二十人刑部則相世芳等二十七人工部則趙儒等十五人大理之屬則毋德純等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中官諭退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官先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繫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明日編修

王相等十八人杖死熙慎元正俱議成聖而帝本生父
與獻帝卒稱皇考同一伏闕而從違各異固由憲宗仁
厚世宗剛決性各不同然亦以所爭典禮有當有不當
也慈懿本英宗正后禮宜祔葬憲宗特以生母故欲別
葬其事本不順於理故羣臣爭而周太后亦心折遂得
如禮世宗生於孝宗崩後二年孝宗初未立爲子而欲
使之考孝宗而抹其本生之親情理皆不協故愈爭而
愈激成事變也說見大禮之議條內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成化嘉靖兩次伏闕固屬大案而正德中百官諫南巡
被杖之多亦不減此二案也武宗南巡詔下員外郎夏

良勝主事萬潮博士陳九川連疏諫而舒芬黃瑾陸震
疏已先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陸倕
等五十三人疏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
中孫鳳等十六人疏又繼之帝與諸倖臣大怒遂令良
勝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敘等
十人行入司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等疏
又上帝益怒並下詔獄跪午門者晚亦繫獄晨出暮入
纍纍若重囚僉事張英且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當
蹕道跪哭卽自刺血流出衛士奪其刃送獄問囊土何
爲曰恐汚帝廷耳詔杖八十死舒芬等百七人跪旣畢
各杖三十良勝等六人及敘廷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

十人各杖四十有死者屬然是時南巡之行究因羣臣之諫而止其後南巡則又自宸豪之變借爲詞耳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唐宋以來翰林尙多書畫醫卜雜流其清華者惟學士耳至前明則專以處文學之臣宜乎一代文人盡出於是乃今歷數翰林中以詩文著者惟程敏政李東陽吳寬王鏊康海王九思陸深楊慎焦竑陳仁錫董其昌錢福錢謙益張溥金聲吳偉業耳其次則夏景張泰羅玘王維禎王淮晏鐸王廷陳王韋陳沂袁衷黃輝袁宗道雖列文苑傳中姓氏已不甚著而一代中赫然以詩文名者乃皆非詞館如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世

所稱四大家皆部郎及中書舍人也其次如徐禎卿邊
貢楊循吉柯維騏王慎中唐順之田汝成皇甫孝兄弟
王世懋袁中道曹學佺鍾惺李日華陳際泰亦皆部曹
及行人博士也其名稱稍次而亦列文苑傳者儲瓘鄭
善夫陸師道高叔嗣蔡汝楠陳東梁有譽宗臣徐中行
吳國倫王志堅亦皆部曹及中書行人也顧璘王圻李
濂茅坤歸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儉則并非部
曹而皆知縣矣然此猶進士出身也若祝允明唐寅黃
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譚元春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則
并非進士而舉人矣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傾一時者
王級沈度沈粲劉溥文徵明蔡羽王寵陳淳周天球錢

穀謝榛盧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
沈周陳繼儒婁堅程嘉燧或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詩
文書畫表見於時并傳及後世迴視詞館諸公或轉不
及焉其有愧於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史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艷傾動流
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
學士家婢詭身爲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
爲姻好朝野異聞錄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徵諸王爭以重寶

爲贈

王穉

寧

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幣延致徵明不赴寅

佯狂脫歸

明史文苑傳

又桑悅爲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

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王
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卽散遣
吏卒禁不得祇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
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爲百年會各書小
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謝榛爲趙穆王所禮王命
賈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卽飾姬送於榛
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傳見補史纂編此等恃才傲物跼
蹐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
貴人傾接恐後卽諸王亦以得交爲幸若惟恐失之可
見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
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鄢懋卿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嘗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昇之最張居正奉旨歸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爲之前驅眞定守錢普創爲坐輿前軒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給使令凡用昇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爲無下箸處普無錫人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飽於是吳人之能庖者召募殆盡居正傳

擅撻品官

唐時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權勢在手亦竟有違例肆威者王來爲叅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

職者十餘人

來傳

陳懷鎮四川管僉事柴震

懷傳

雍泰爲山

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泰責之不服泰竟笞之

珍訴於朝下泰獄釋之泰巡撫宣府叅將李稽坐事畏

勅乞受杖泰以大杖決之稽奏泰凌虐

泰傳

黃澤爲浙江

布政使監運使丁鉉不避道澤撻之爲所奏下獄

澤傳

副

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共劾之遂下銓獄

銓傳

巡鹽御史祝徵巡按御史畢佐周皆擅撻指揮使崇

禎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可撻下部稽典制御史無撻

指揮例都御史陳子廷引巡撫提問四品武職敕書對

帝以比擬不倫斥之

廷是

是故事本無擅撻品官之例而

威柄在手輒肆行之亦可見是時仕宦之橫也

明鄉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爲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今按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爲首相而其子至爲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也又梁儲傳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攄最好束人

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呼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傳芳治第宏麗治作勞數郡是數郡之民皆爲所役又姪文允傳文允宰滕縣白蓮賊反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載松江錢尙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甃亦取給於役者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潏墳路遠故遲耳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勿怪也此又鄉官役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謙竄漁舟以

免

傳

時秉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爲異至如宜興周

延儒方爲相陳于泰方爲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

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廬

即應

王應熊方爲相

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

十餘條駐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

體仁當國唐世濟爲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

者以兩家爲與主兵備馮元颺捕得其魁則世濟族子

也

元颺

是鄉官之族且庇盜矣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

產者爲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爲勢家所有天順中

曾輦爲山東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爲閒田獻

諸戚畹輦斷還民

是舉

河南潁黃河淤地民就墾奸民指

爲周王府屯場獻王邀賞王輒據而有之原傑請罪獻
者并罪受者罪又戒庵漫筆萬歷中嘉定青浦間有周
星卿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貲產子方幼有姪陰獻其產
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閤莊星卿不平糾強有
力者突至索鬪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令韓某頗以扶
抑爲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此一家
因胡星卿及韓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佔而不得直者
正不知凡幾矣由斯以觀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
也

按鄧茂七之亂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
儕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訴於縣官官遣巡檢

往攝茂七殺弓兵數人遂反陷二十餘州縣後大舉
勦之始滅事見于此亦可見激變之由然惡佃恃強輒
敢拒官倡亂此風亦不可開是在長民者禁勢家之
欺凌又懲奸民之凶悍則兩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璟傳天順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尙
寶卿任道遜等以書碑亦進秩王詔上疏切諫工匠授
官已濫觴於此正德初劉健等疏中有書史工匠濫授
官職多至數百人豈可不罷健傳劉瑾擅權過鑑纂要成
誣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
張駿等改謄駿擢至禮部尙書他授京卿者又數人裝

潢匠役亦授官秩

見錄

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擢官工

部尙書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

李芳傳

又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請悉授職

朝臣

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爲通事

明史外國傳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逃入日本爲之鄉導犯樂清成化四年日本貢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寧波人爲賊所掠賣與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五年琉球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爲琉球通事擢長史乞封贈其父母不許十四年禮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閩中逋逃罪人專貿中國之貨以擅外番之利時有閩人胡文彬入暹羅國仕至坤岳猶

天朝學士也充貢使來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滿刺加入貢其通事亞劉本江西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隨貢使來尋伏誅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悅之縞叔澄因鬻焉至是充使至蘇州與澄相見又琉球王左長史朱輔本江西饒州人仕其國多年年八十餘彼國貢使偕來奏明許其致仕還鄉又佛郎機貢使內有火者亞三資緣江彬得侍帝側自言本華人爲番所使殺伏誅萬歷中有漳州人王姓者爲淳呢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勾荷蘭人賄稅使高案求借澎湖爲互市之地此皆內地民闖入外番之明據然猶未至結隊聚

黨也三佛齊國爲爪哇所占改名舊港閩粵人多據之
至數千家有廣東人陳祖義爲頭目群奉之又嘉靖末
廣東大盜張璉爲官軍所逐後商人至舊港見璉爲市
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又呂宋地近閩
閩人商販其國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
後佛郎機奪其國多逐歸留者悉被侵辱

以上俱見明
史外國傳

是內

地民人且有千百爲群家於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
之亂先有閩人林汝美李七許二誘日本倭劫海上

七寇

繼有汪直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煽諸倭入寇
又有徐海陳東麻葉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處劫掠
內地亡命者附之如蕭嶺池南山葉明等實繁有徒

明史

凡十年而亂始定

十餘年

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

番爲內地害矣

鄭曉傳謂倭寇中國奸民利倭賄爲之鄉導以故倭入所據營若肯聽要害盡知官兵虛實倭恃漢人爲耳目漢人

以倭爲牙爪

嘉靖中倭寇之亂

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路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勢家又護持之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之故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負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統爲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嗾御史劾統落職時統已遣盧鏜擊

擒光頭棟等築寨雙嶼以絕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設
備矣會被劾遂自經死純死而沿海備盡弛棟之黨汪
直遂勾倭肆毒

明史朱
純傳

按鄭曉今言謂國初設官市舶正

以通華夷之情行者獲倍蓰之利居者得牙儉之息故
常相安後因禁絕海市遂使勢豪得專其利始則欺官
府而通海賊繼又藉官府以欺海賊并其貨價乾沒之
以至於亂郎瑛七修類稿亦謂汪直私通番舶往來寧
波有日矣自朱純嚴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關索
負突入定海劫掠云鄭曉郎瑛皆嘉靖時人其所記勢
家私與市易負直不償致啟寇亂實屬釀禍之由然明
祖初制片板不許入海而曉謂國初設官市舶相安已

久迫禁絕海市而勢豪得射利致變瑛并謂統嚴海禁
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謂倭亂由海禁所致矣此猶是閩
浙人騰謗之語曉等亦隨而附和衆口一詞不復加察
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絕然當定一貿易之所若閩浙
各海口俱聽其交易則沿海州縣處處爲所熟悉一旦
有事豈能盡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諸番與中國市易必欲得一屯駐之所以便收泊
明初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浣泥諸國皆在廣州互市正
德中移於高州電白縣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鏡歲輸
課二萬金卽今澳門也佛郎機人因得混入其中後佛

即機併呂宋滿刺加二國勢力獨強諸國人之在壕鏡者皆畏之遂爲其所專據築城建寺焉大西洋人來亦樂居此故市易益廣今番人皆立家室長子孫不下數千家從無不軌之謀蓋其志在市易取利無別意也然海外諸番不一壕鏡所居大約只數國之人而他國不與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爲永業如嘉靖中林道乾遁於臺灣後去而荷蘭人卽據之萬歷中荷蘭人又賄稅使高宗求築城於澎湖都司沈有容在諭之始去其在臺灣者亦爲鄭芝龍所逐芝龍降後荷蘭人又據之鄭成功又奪其地本朝取臺灣後始不復爲外番所佔可見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國遣

使入貢乞於寧波之珠山及天津等處僦地築室永爲互市之地

皇上以廣東既有澳門聽諸番屯泊不得更設市於他處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按珠山卽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踐欲棲夫差於甬東卽此地宋爲昌國城明屬寧波之定海縣倭亂時據爲巢穴汪直約降於胡宗憲曾遣其子澈破倭於舟山徐海死餘黨亦竄舟山爲俞大猷所殪及汪直旣降被誅澈又柵於舟山入寇

見胡宗憲傳

明末總兵黃斌

卿據之魯王以海監國紹興兵敗來投斌卿不納先是舟山田皆屬內地大戶至是斌卿盡籍爲官田使

民佃田納租蓋欲佔爲世業也順治六年武鄉爲張名振等所殺魯王復來駐順治八年大兵攻之三月始遁去我朝使巴臣興鎮守十二年鄭成功遣洪旭來寇臣興降之明年我兵復其地始入版籍可見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據爲巢穴固不可輕授也

明史張可大傳舟山宋昌國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塊爲浙東要害可大爲參將條八議勦賊守皆碩畫

天主教

意大理亞國在大西洋中萬歷中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

曰亞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矣
大抵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穌生於女德亞
卽古大秦國也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
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閏一千五百八十
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
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并貢天主
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名目駁之帝嘉
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交接利瑪竇
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歷官推算日食
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
明歷法其書有中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迪我等

同測驗自利瑪竇來後其徒來者益衆有王豐肅陽瑪
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
珂惡之奏請逐回四十六年迫我等奏臣與利瑪竇等
泛海九萬里觀光土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豈有
邪謀敢墮惡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居中國如故
崇禎時歷法益舛禮部尙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名
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叅較書成卽以崇禎元年戊
辰歷爲歷元其法視大統歷爲密焉其人東來者大都
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
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尙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
艾如畧鄧玉函諸人皆歐巴羅國之人也統而論之天

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亞細亞洲而佛教最廣亞細亞洲內如前後藏準噶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亞細亞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榜葛刺國沼納朴兒國南洋之白葛達國占城國賓童龍國暹羅國真臘國東洋之日本國琉球國皆奉佛教

俱見明史外國傳

又增迦刺國馬八兒國

俱有佛鉢舍利

見元史亦黑迷失傳

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

矣回回教亞細亞洲內惟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郭耐巴達克山控噶爾克食米爾退木爾沙等國奉之

見格爾氏異域瑣談

外洋則祖法兒國阿丹國忽魯謨斯諸國奉之

亦見明史外國傳

孔教僅中國之地南至交趾東至琉球日本朝

鮮而巳是佛教所及最廣天主教次之孔教同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之道無不該備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區始能行習粗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故教之所被尤遠也試觀古帝王所制禮樂刑政亦只就倫常大端導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學原不以概責之庸衆然則天道之包舉無遺固在人人共見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雲松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有房山民史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礦砂請遣官開採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往蓋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故礦稅兩監遍天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或專或兼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橫者有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增開採山東兼徵東昌稅縱其黨程守訓等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

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又
誣劾知縣韋國賢吳宗堯等皆下詔獄凡肆惡山東者
十年堂天津稅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
白晝手銀鐺奪人財抗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
十之三破家者大半遠近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
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
甚衆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臨刑神色不變州民立祠
祀之陳奉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砂鞭笞官吏剽
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數千人競擲瓦石擊之至
武昌其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
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始免已而漢

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者凡十起奉又
誣劾兵備僉事馮應京等數十員帝皆爲降革逮問武
昌民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
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焚其轅門而
奉倖免高淮採礦徵稅遶東搜括士民財數十萬招納
亡命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誣繫諸生數十人打死
指揮張汝立又誣劾總兵馬林等皆謫戍率家丁三百
人張飛虎旗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遂潛住廣渠門
外御史袁九臯等劾之帝不問淮益募死士出塞發黃
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又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
軍甲而譟誓食其肉錦州松山軍相繼變淮始內奔梁

永徵稅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縱諸亡命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揮縣丞等官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索咸陽冰片五十斤麝香二十斤秦民憤共圖殺永乃撤回楊榮爲雲南稅監肆行威虐誣劾知府熊鐸等皆下獄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益怒杖斃數千人又怒指揮樊高明榜掠絕觔以示衆於是指揮賀世勛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帝爲不食者累日此數人其最著者也他如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相往勘上饒礦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憊而歸乃劾鴻罷其官蘇

杭織造太監孫隆激民變遍焚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
免福建稅監高宗在閩肆毒十餘年萬衆洶洶欲殺宗
案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撫袁一驥署刼之令諭衆始
退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孫朝張忠廣東李鳳李敬山
東張易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爲民害猶其次焉
者也是時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
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
不聊生隨地激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痛已遍
天下矣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歷云

萬歷中缺官不補

萬歷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餘

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
三道祇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
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
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
缺掌印不盡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諸囚
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
解體內閣亦只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帝以一人
足辦不增置從哲堅卧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
再三又起視事帝惡言者擬貼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
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舊今
按葉向高疏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

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又
言今六卿止趙煥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補向爲又孫偉爲
戶部尙書時大僚多缺璋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
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計期近始命璋以兵部
尙書掌左都御史事璋傳御史孫居相一人兼攝七差署
諸道印居相傳觀此可見是時廢弛之大慨也

三案

萬歷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爲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
臣多疑貴妃欲立已子福王故請建儲及爭三王並封
之議者無慮數十百疏迨光宗旣立爲太子猶孤危無
依故朝臣請福王之國者又數十百疏福王已之國矣

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棗木挺入慈慶宮

光宗爲太子時所居

擊傷門者至前殿爲內侍所執皇太子奏聞巡城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案密訊其人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以遇人輒打死之案錄其語明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宮內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貴妃弟鄭國泰主謀欲弑太子爲福王地帝亦心動貴妃窘自乞哀於皇太子帝御慈寧宮皇太子及三皇孫侍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朝臣入極言

我父子慈愛以釋羣疑命磔差保成三人無他及羣臣
出帝意中變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會同司禮監訊
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以無左証遂輾轉不承刑部尙書
張問達請移入法司刑訊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益滋
口實乃斃保成於內三道守才遠流其事遂止

張問達王
之案等傳

此挺擊一案也光宗卽位甫數日卽病痢中官崔文昇
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帝召閣
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灼有藥卽傳入
診視言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決可灼遂
進一丸帝稍覺舒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日天未
明帝崩

韓爌傳

此紅丸一案也光宗初卽位時鄭貴妃尙在

乾清宮李選侍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
諭司禮監矣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以致病御
史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并請帝慎起居因及鄭貴
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漣數目視漣毋
聽外間流言遂逐文昇且停太后命漣自以小臣受顧
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部大臣同入臨畢閣臣劉
一燝問羣奄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爲李選侍
所匿耳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選侍乃令
皇長子出一燝等卽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殿先正太
子位時選侍在乾清宮一燝謂太子不可與同居乃奉
太子暫居慈慶宮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請令選侍

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
譴連正色謂諸奄太子今已爲天子選侍何得召明日
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卽日移熾鸞宮帝乃還乾清
傳此移宮一案也梃擊自龐保劉成死後浮議已息明
年之案爲徐紹吉劾去天啟中之案復官乃追理前事
上復讐疏謂梃擊一事何等大事乃劉廷元以瘋癲蔽
獄胡士相亦朦朧具詞實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廷元謀
爲大逆耳此又梃擊一案爭端之始也光宗崩閣臣方
從哲票擬賞李可灼銀幣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
可灼引疾歸已而孫慎行入朝追劾從哲謂可灼非太
醫氣丸是何藥從哲乃敢使進御從哲應坐弑逆之罪

王紀楊東明鍾羽正蕭近高鄭元標等疏繼之黃克纘等則爲從哲辨此又紅丸一案爭端之始也李選侍移宮時內監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金寶過乾清門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諸奄懼則揚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黃克纘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繼春籍已而帝漸忘前事王安又爲魏忠賢排死劉朝田詔等乃賄忠賢而上疏辨冤於是繼春等起用倚奄勢與楊漣等爲難此又移宮一案爭端之始也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梃擊雖不能不致疑於鄭氏然安知非龐保劉成等之行險倖功故當時孫承宗已謂事關太子不可不問

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可問龐保劉成而
上不可問此亦善爲調停之說也紅丸之案據韓爌具
述進藥始末謂可灼進藥時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
慎行獨責從哲以弑逆本屬深文故疏出舉朝其覺其
過當特以其援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例其論自不
可沒至移宮一事光宗在位日淺李選侍素無權勢不
比鄭貴妃之在萬歷中數十年薰灼也卽暫居乾清亦
豈遂能垂簾稱制特熹宗年尙幼不可不慮其久而挾
制此楊漣等趣移宮之深意也旣移宮後自當待以恩
禮乃忽有薄待先朝嬪御之流言則賈繼春之請安選
侍亦未爲過故倪元璐之論此三案謂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詞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說最得情理之平乃此三案遂啟日後無窮之攻擊者緣萬歷中無錫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慕之其後鄒元標馮從吾等又在京師建首善書院亦以講學爲事趙南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高與元標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其名行聲氣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應和遂總目爲東林凡忤東林者卽共指爲奸邪而主挺擊紅丸移宮者皆東林也萬歷末東林已爲齊楚浙三黨斥盡黨光熹之際葉向高再相與劉

一燦等同心輔政復起用東林及趙南星長吏部又盡
斥攻東林者於是被斥者謀報復盡附魏奄借其力以
求勝向高等相繼去國漣光斗等又被誣害凡南星所
斥者無不拔擢所推者無不遭禍迭勝迭負三案遂爲
戰場倪元璐所謂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
害垣簣逆奄得志後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進則
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東宮時有挺擊之變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
萬歷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
下東廠訊中官馮保欲緣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

爲高拱所使行刺者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訊廷臣楊博葛守禮等力言於張居正居正諷馮保保乃以生漆酒瘡大臣移送法司處斬高拱是宮禁之變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謂王大臣徒手闖宮門則非張差之持棍肆擊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紅丸亦有故事孝宗崩時中官張瑜等以誤用藥下獄楊守隨會訊杖之高拱御史任惠又請明正張瑜及劉文泰用藥失宜之罪惠傳世宗晚年服方士藥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高拱是用藥致殞亦有故事然高拱謂世宗臨御四十五年抱病經歲壽考令終乃謂爲王金等

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帝爲何如主此又一說也蓋世宗之服方士藥誤在平日故無迹可尋孝宗光宗之服藥遂崩誤在臨時其迹易見使崔文昇李可灼之案閣臣或彷彿楊守隨杖責之例則諸臣當亦無異言矣而反賚以銀幣所以招物議也至移宮之例卽光宗初登極時鄭貴妃亦尙在乾清宮爲李選侍請封皇后選侍亦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尙書周嘉謨等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日移慈寧去是移宮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係長君故鄭貴妃不能不移熹宗則冲主選侍或以保護爲詞同處日久易啟挾制之漸故漣等早慮之耳然選侍去而客氏入卒至與魏閹亂政

蓋國運將傾固非人所能預料也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天啟中魏闕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萬歷中張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禱祀延及外省靡然從風則已開其端蓋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趨權附勢久已相習成風黠者獻媚次亦迫於避禍而不敢獨立崖岸此亦可以觀風會也按明史居正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而明朝小史所載更詳萬歷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爲設醮已而翰林科道繼之部屬中行又繼之諸雜職又繼之仲夏赤日中舍職

業而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三舉者司香大僚執爐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弗起至有賄道士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本賂其家人遂之相公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一二麗語自是爭募詞客爲之冀其一啟顏不旬日而南京徬之山陝楚閩淮漕撫按藩臬無不醮者于慎行筆塵又記建醮時有朱御史於馬上首頂香盒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輔官例致牢饌則大罵曰爾不知吾爲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等情狀其去魏闔之生祠亦豈有異耶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事鄒緝等傳贊謂太祖

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職掌草野微賤亦得上書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縱掖布衣刀筆掾吏朝陳封事夕達帝聞所以廣聰明

防壅蔽也

各列傳如練綱以監生言事范濟以諸成人言事聊讓以備衛司餘丁言事張昭以前衛吏言事賀楊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職官

員如守講劉球諫征麓川議切王振郎中章綸大理郎廖莊請復沂王儲位翰林羅倫等李賢孫情修撰舒芬等諫南巡楊慎等爭大禮具外郎鄧陽繼盛經歷沈鍊等劾嚴嵩皆非言官明史列傳不可數計而科道之以言爲職者其責尤專其權尤

重職官志序謂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者劾凡百官狼狽貪冒者劾凡上書亂成憲者劾遇考察則同吏部司黜陟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則同刑部大理平讞之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隱又有六科給事中凡制敕有失則封駁至廷議大事廷推

大臣廷鞠大獄皆得預此可見言官之職掌也然統觀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後風氣亦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

宏治間朝廷風氣淳實建言者多出好惡之公辨是非

之正不盡以矯激相尚也

如劉瑾章綸等所奏固屬國計民生之大他如天順中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共劾石

學士萬安劉吉而薦王恕王鏊李東等可大用御史毛宏以錢太石將別葬邀百官哭文華門卒得附葬英宗陵之類張倫等傳贊謂是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旨於政府劾特權於弊端如本造所爲者故其言雖有當否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民正德嘉靖之間漸多以意氣用事

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被杖者

百餘人嘉靖中議大禮伏哭左順門者亦百餘人李福達之獄劾郭勛被罪者四十餘人之類已多呼張倫

張璁所謂言官徒

結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此

固臺諫惡習然亦有未可概論者如劉瑾亂政御史蔣

欽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燈

下聞鬼聲欽知是先靈勸阻奮筆曰業已委身不得復顧死卽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許天錫欲劾瑾知必得禍乃以尸諫夜擊登聞鼓繼死而以疏預囑家人於身後上之見各本傳世宗時楊最等旣以諫齋醮杖死嚴嵩當國又殺楊繼盛沈鍊等而御史桑喬謝瑜何維柏喻時童漢臣陳紹葉經鄒應龍林潤等給事中王韜孟陳瓊沈良才厲汝選等猶先後疏劾廷杖謫戍至死而不悔俱見各本傳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如沈束在獄凡十八年傳贊謂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可見諸臣雖不免過激而出死力以爭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萬歷中張居正攬權久操

下如束濕異已者輒斥去之科道皆望風而靡奪情一

事疏劾者轉出於翰林部曹

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等

而科

道曾士楚陳三謨等且交章請留及居正歸葬又請趣

其還朝迨居正病科道并爲之建醮祈禱此言路之一

變也繼以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先後入相務反居正所

爲以和厚接物於是言路之勢又張張文興丁此呂等

卽抗章劾閣臣而閣臣與言路遂成水火萬歷末年帝

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爲危言激論以自

標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

葉向高傳帝不省章奏諸臣既

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末幾爭李三才之案黨勢遂成

此言路之又一變也

如熊廷弼王化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東諸

謂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奸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不合也滿朝傳亦謂是時廷臣盡失國事方殷而廷臣方植黨逞浮議

全不以國事爲急

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多附之

旣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共指爲邪黨天啟初趙南星等柄政廢斥殆盡及魏忠賢勢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傾東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蟻集殫而科道轉爲其鷹犬魏忠賢周忠建謂汪直劉瑾時言路清明故不久卽敗今則權璫反藉言官爲報復言官

又借權璫爲聲勢此言路之又一變而風斯下矣

諸附者在閣黨

內崇禎帝登極閣黨雖盡除而各立門戶互攻爭勝之

習則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踴沓以至于亡

袁繼威疏云三

十年來徒以二案其血戰不已呂大器等傳論謂自萬歷以後國是紛呶朝端水火寧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且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京翻棄之故態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緩則闕然備戰及敗始怵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則怵然者又闕然矣又疏言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役之人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慮
衆昇亦疏云登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
觀此數疏可見明
末言路之惡習也

明末書生悞國

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悞人家國者宋之南
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
事仇爲檜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
韓侂冑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迨賈似道始
求和而旋諱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國謝疊山所以痛惜
於兵交數年無一介之使也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
朝之兵內有流賊之擾南討則慮北北拒則慮南使早
與我 朝通和得以全力辦賊尙可掃除且是時我

太宗文皇帝未嘗必欲取中原崇禎帝亦未嘗不欲與我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壽降於我朝後雖反正而其子姪已仕於我朝是宜按以通敵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壽爲講和地矣見邸報迨大兵入關子嶺盧象昇入援楊嗣昌陰主互市策象昇見帝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欵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議見盧象昇傳是和議之策帝已與嗣昌謀之何楷傳嗣昌方主欵議歷引建武欵塞故事指與御史林蘭友及陳新甲爲兵部尙書以南北交困遣使與我朝議和傳宗龍奏之大學士謝陞在帝前曰倘肯議和和亦可侍帝遂以和事諭新甲密圖之而戒其勿洩是帝更明知時勢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禎朱徽

等謁陞陞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籤和意已決諸君幸勿

多言士亮等輒羣起劾陞去

見謝陞及二臣傳

新甲所遣求和之

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新甲家人誤發抄

二臣傳如此明史則云帝手詔爲其

宋人誤發抄

於是言者大譁交章劾奏帝迫於羣議且惡新甲

之彰主過遂棄新甲於市

新甲傳

自是帝不復敢言和且亦

無人能辦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統當日事勢觀之我

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

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

豈非書生紙上空談誤人家國之明驗哉

按明季書生誤國不獨議和一事也如萬元吉疏言

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謂不宜輕出而巳有議其逗撓

者矣賊旣渡河諸臣請撤關寧吳三桂兵迎擊而已
有議其蹙地者矣及賊勢燎原羣臣或請南幸或請
皇儲監國南京皆權宜善策而已有議其邪妄者矣
卽此一疏觀之可見諸臣不度時勢徒逞臆見誤人
家國而不顧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禍視唐雖稍輕然至劉瑾魏忠賢亦
不減東漢末造矣初明祖著令內官不得與政事秩不
得過四品永樂中遣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番馬騏鎮
交趾且以西北諸將多洪武舊人不能無疑慮乃設鎮
守之官以中人叅之京師內又設東廠偵事宦官始進

用宣宗時中使四出取花鳥及諸珍異亦多然袁琦裴
可烈等有犯輒誅故不敢肆正統以後則邊方鎮守京
營掌兵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無處
無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內官語朱象元云昔日張先
生進朝我們要打恭後夏先生我們平眼看他今
嚴先生與我們拱手始進去按世宗馭內侍最嚴四
十餘年間未嘗任以事故嘉靖中內官最歛戢然已先
後不同如此何況正德天啟等朝乎稗史載永樂中差
內官到五府六部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駙
馬皆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駙馬途
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以翁父至大臣則并叩頭跪拜

矣此可見有明一代宦官權勢之大概也總而論之明代宦官擅權自王振始然其時廷臣附之者惟王驥王滉等數人其他尙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時勉皆被誣害及汪直擅權附之者漸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馬首巡撫亦戎裝謁路王越陳鉞等結爲奧援然閣臣商賂劉翊尙連章劾奏尙書項忠馬文升等亦薄之而爲所陷則士大夫之氣猶不盡屈也至劉瑾則焦芳劉宇張綏等爲之腹心戕賊善類徵責賄賂流毒幾遍天下然瑾惡翰林不屈而以通鑑纂要謄寫不謹譴謫諸纂修官可見是時廷臣尙未靡然從風且王振汪直好延攬名士振慕薛瑄陳繼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楊繼忠

之名親往弔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夢陽一言而
立出之獄是亦尙不敢奴隸朝臣也迨魏忠賢竊權而
三案被劾察典被謫諸人欲借其力以傾正人遂群起
附之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號五虎
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號五彪又
尙書周應秋卿寺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
孫之號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駸駸乎可
成篡弑之禍矣明史載太祖制內官不許讀書識字宣
宗始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之遂爲定
制用是多通文義四友齋叢說則謂永樂中已令吏部總選教廣入內
教習王振始以教廣入內遂自官以進至司禮監數
傳之後勢成積重云然考其致禍之由亦不盡由於通

文義也王振汪直劉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賢則目不識
丁而禍更烈大概總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
得以愚弄而竊威權如憲宗稍能自主則汪直始雖肆
恣後終一斥不用武宗之於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
二朝皆以冲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然正統之
初三楊當國振尙心憚之未敢逞迨三楊相繼歿而後
跋扈不可制天啟之初衆正盈朝忠賢亦未大橫四年
以後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相繼去而
後肆其毒痛計振忠賢之擅權多不過六七年少僅三
四年而禍敗已如是設令正統天啟之初二豎卽大權
在握其禍更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廣樹正人以端政本

而防亂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務哉

按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今見於記載者
王振時每朝覲官來見者以百金爲率千金者始得
醉飽而出是時是時賄賂初開千金已爲厚禮然振籍
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
餘株則其富已不訾矣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籍
文武大臣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
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傳則視振
已更甚劉瑾時天下三司官入覲例索千金甚至有
四五千金者科道出使歸例有重賄給事中周燦
勘事歸淮安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旣而不與燦計無

所出至桃源自刎死

許天爵

偶一出使卽需重賂其他可

知也稗史又記布政使須納二萬金則更不止四五千金矣瑾敗後籍沒之數據王鏊筆記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十萬餘兩他珍寶無算計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而所積已如此其後錢寧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寧傳亦幾及瑾之半至魏忠賢竊柄史雖不載其籍沒之數然其權勝於瑾則其富更勝於瑾可知也顧納賄亦不必奄寺凡勢之所在利卽隨之如錢寧敗後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沒時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三百櫃

彬傳

非宦官也世宗時宦官無擅權者而嚴嵩爲

相二十年明史所記籍沒之數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不可數計此已屬可駭而稗史所載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爲一窖凡十數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見之及嵩至亦大駭以多藏厚亡爲慮則史傳所載尙非實數今按沈鍊劾嵩謂其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以貨取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民財日削楊繼盛劾嵩疏謂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問賄之多寡將弁賄嵩不得不賡削士卒有司賄嵩不得不招克百姓徐學詩劾嵩疏謂都城有警嵩密運財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王宗茂劾嵩謂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剽

民之財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積可支數年與其開賣官爵之令何如籍其家以紓患周冕劾嵩謂邊臣失事納賕於嵩無功可受賞有罪可不誅文武大臣之贈諡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張璠劾嵩謂文武將吏率由賄進戶部發邊餉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如嵩之府輸邊者四餽嵩者六邊鎮使人伺嵩門下未饋其父先饋其子未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已踰數十萬董傳策劾嵩謂邊軍歲餉數百萬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註文選郎萬宗職方郎方祥人稱爲文武管家嵩貲多水陸舟車載還其鄉

月無虛日鄒應龍劾嵩謂嵩籍本袁州乃廣置良田
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合諸疏觀之可見嵩
之納賄實自古權奸所未有其後陳演罷相以貲多
不能行國變後爲閹賊所得亦皆非宦官也是可知
賄隨權集權在宦官則賄亦在宦官權在大臣則賄
亦在大臣此權門賄賂之往鑒也

魏闕生祠

魏忠賢生祠之建始於浙撫潘汝禎汝禎因機戶之請
建祠西湖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此天啟六年六月事
也自是諸方效尤遂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
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樸宣府巡撫秦

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大同應天巡撫毛一
鷺巡按王珙建之虎邱二月薊遼總督閻鳴泰順天巡
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之景忠山宣大總督樸大同巡
撫王點巡按養素又建之大同三月鳴泰與文煥巡按
御史梁夢環又建之西協密雲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
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之房山四月鳴泰與巡撫袁崇
煥又建之寧前鳴泰共
建七所宣大總督樸山西巡撫曹爾禎巡
按劉宏光又建之五臺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
工部郎中曾國禎建之盧溝橋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
洲順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之
延綏巡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注若極張樞智鉉等建

之順天戶部主事張化愚建之崇文門武清侯李誠銘
建之藥王廟保定侯梁世勲建之五軍營大教場登萊
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之蓬萊閣寧海縣督餉
尙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
按文煥建之河間天津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
建之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
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錦衣衛六月總漕尙書
郭尙友建之淮安是月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按黃
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七月長蘆巡鹽龔萃肅淮揚巡鹽
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各建之所部
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尙友東撫精白巡按憲卿巡漕

何可及又建之濟寧湖撫姚宗文鄆陽撫治梁應舉湖
廣巡按溫臯謨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邊總督史永安
陝撫胡廷晏巡按莊謙袁鯨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華
奎建之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李燦然劉宏光
建之河東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
侵公帑伐樹木無筭開封之建祠毀民舍二千餘間創
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叅政周銷祥符縣季寓庸恣爲之
巡撫俯首而已銷與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猶致書
良卿爲忠賢設滲金像而都城數十里間祠宇相望有
建之內城東街者工部郎葉憲祖竊嘆忠賢聞之立削
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章蒙建祠延綬用琉璃瓦詔

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凡疏詞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
德至聖至神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運泰迎忠賢像五
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如初已又請像前
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稽首謝還就班復稽首如初
禮運泰請以遊擊一人守祠後建祠者必有官守其孝
等方建祠上梁而熹宗哀詔至旣哭臨釋服易吉拜監
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
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尊並以忠
賢父配啟聖公祠司業朱之俊輒爲舉行最後巡撫楊
邦憲建祠南昌毀周程朱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滅明
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莊烈帝已卽位且閔且笑後建

祠者皆入逆案云

閻鳴泰傳

閹黨

崇禎時定逆案凡附魏忠賢者分五六等首逆凌遲者二人忠賢及客氏也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文貞李朝欽劉若愚也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許志吉孫如洵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也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也又次等論徒三年贖爲民者大學

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尙書王紹徽郭允寬張
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昇邵輔忠呂純如徐
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袁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
尙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尙書黃運泰郭尙友李從心巡
撫尙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也減等革職閒住者
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本族及內官黨附者
又五十餘人案既定其黨日夜謀翻賴帝持之堅不能
動福王時阮大鍼起用其案始翻云輩福王時楊維垣
翻逆案追賜卹典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
紹吉徐景濂六人贈廕祭葬諡俱全也贈蔭祭葬不予
諡者徐大化范濟世二人贈官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宣

岳駿聲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陸澄源雖不入逆案而爲清議所抑者亦賜卹有差

傳